

第四届“卿云杯”全国通识课程论文大赛

封面

| | | | |
|------|----------------------------------|------|------|
| 学校 | 西安交通大学 | 院系 | 人文学院 |
| 专业 | 哲学强基 | 姓名 | 全思源 |
| 年级 | 2023 级 | 任课教师 | 邱根江 |
| 课程名称 | 西方哲学的智慧 | | |
| 论文题目 | “现代人的孤岛：人类与生俱来的悲剧”——西美尔现代性批判理论研究 | | |

一、参赛范围

2023 年春季学期至 2023 年秋季学期，全国高校学生修读通识课程撰写的课程论文，或在讨论稿、读书报告等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论文。。

二、写作要求

(一) 明确的问题意识，清晰的论证思路，充分的征引（文献、数据等）材料；

(二) 文笔流畅，逻辑严密，结论明确；

(三) 体现通识课程的能力诉求：反思能力、学术视野、贯通能力、学术想象力、学术表述能力等；能够体现对重要议题的分析和论证，对关键文本义理的解释和阐发。推荐进行跨学科写作。

(四) 正文字数一般在 5000 字以内（至多不超过 8000 字），须使用中文写作。课程论文应包括论文题目、摘要、关键词、参考文献等部分。如有引文，须注明出处。文章按 word 格式 A4 纸（“页面设置”按 word 默认值）编排，提交电子版。字体：宋体；字号：小四号；字符间距：标准；行距：20 磅。具体格式参加附件 2。

“现代人的孤岛”：人类与生俱来的悲剧——西美尔现代性批判理论研究

【摘要】

西美尔作为近现代中独具一格的哲学家,以其碎片化的关照对象与感性的研究视角著称。他的现代性观点往往带有强烈的现实生活关切与对人类命运的关怀。通过剖析西美尔的货币哲学理论,我们发现在人类货币逻辑支配下所形成的现代性感受实际上有三层逻辑:计算感、同质感、疏离感。而建立在此逻辑之上的是现代人极为深刻的一种悲剧性精神境遇——“个人只能在无差异的人山人海永无止尽地漂泊。”通过回到西美尔对现代人精神遭遇的历史性分析中,我们发现西美尔对于以精神境遇为核心的现代人身份构建似乎是“非现代的”;而现代人的文化遭遇也并不完全归因于近现代理性精神的崛起与宗教精神的没落,而是人类文明与生俱来的悲剧。

【关键词】

西美尔; 现代性; 文化悲剧; 理论批判

【正文】

一. 引言

现代性是二十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哲学议题之一,也毫无疑问是近代以来最具争议性的话题之一。基于现代性所展现的面向之多、涵盖的范畴之广、表达的话语方式之纷繁,对于现代性本质内涵之把握,学者们至今难有定论。

我们通常所说的现代化,是16世纪以来首先出现在欧洲的社会事实,主要表现为一种新的时间意识——旨在与中世纪的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决裂,并从中显现出自身的独特性。在哲学维度中,现代性表现为高度的理性精神^①,现代化的过程体现在理性的社会去魅实践之中。在思想文化上,这种去魅实践大部分与基督教的式微有着莫大关系。因此,基督教信条的破产,在某种意义上也被人视为现代性的一个起点,而现代人的精神境遇也被认为是在此基础上的历史性现象。

西美尔作为探索现代性的先驱哲学家之一,他对于现代性的起点、现代人精神境遇与文化悲剧的历史性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因此,解析这种独特的现代性哲学思考背后隐藏的意蕴,就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与理论意义,能为我们看待当今现代社会——尤其是纷繁复杂、流变不居的各色文化现象——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

二. 西美尔与现代性——以《货币哲学》为例

^① 邱根江, 现代性:走向澄明之境——试论现代性的内在逻辑及其精神.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34(06): 第 83-90 页.

（一）现代性方法

以往的研究者，对于西美尔的现代性观点有两个普遍的认识。

其一是以现代社会中碎片化的文化现象为出发点。西美尔被同时代的人沃尔特称为“这个时代唯一名副其实的哲学家，真实表达了这个时代碎片化的精神。”西美尔所关注的生活碎片包含时尚、旅行、情感、妓女、货币、陌生人、社会空间、秘密社会、大都市生活等等。其研究思维之跳脱、关注对象之多样，这种理论构建方式在某种意义上，甚至使他对后现代的叙述方式具有了先锋的意味——反对宏大叙事，关注生活细节。

另一方面是以现代人独特的、感性的生命体验为落脚点。西美尔认为，“现代性的本质是心理主义，是根据我们内在生活的反应（甚至当做一个内心世界）来体验和解释世界，是固定内容在易交的心灵成分中的消解，一切实质性的东西都被心灵过滤掉，而心灵形式只不过是变动的形式而已。”^②对现代个体生存体验的关注是西美尔现代性思考的重要特征。^③西美尔笔下的现代性主要表达的就是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心理体验和生活感触，以显现“在货币经济和工具日益奴役下现代社会和人类个体的生存境遇”^④。换句话说，现代人的悲惨的精神境遇和不同以往的生活感受，才是西美尔的核心关切。

（二）.现代性内涵

在西美尔看来，货币经济支配下的城市生活是现代性感受的核心基础。而西美尔认为当代社会的货币已经成为了衡量一切价值的尺度，是一切事物的等价物。基于货币的这种特征，西美尔将其比作上帝和语言。

一方面，在上帝观念中，“生活的矛盾获得了统一，生命中所有不协调的东西找到了和谐”，侍奉上帝为人生赋予了合乎逻辑的生活意义，给予了人们能够相信的生活目标，人们能够将生活中的一切不幸都归罪于他们没能虔诚地侍奉上帝。而在现代生活中，正如同《我不是药神》中那句振聋发聩的电影台词“世界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所言，金钱的匮乏被视作一切苦难的原罪，金钱成为了人们在尘世中唯一的救赎。人们相信金钱，就如同他们相信上帝一般。在这一意义上，货币完成了对于价值的僭越，货币从方式上升为了目的。^⑤而作为“上帝”的货币成为了现代人永恒的追求，为人类精神带来持久不断的精神刺激与麻

^② 戴维·弗里思比：《现代性的碎片》，卢晖临、周怡、李林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62页

^③ 李凌静，货币之桥上的迷失者——西美尔论货币与现代性体验. 社会, 2018, 38(05): 第1-40页.

^④ 赵方杜，西美尔的现代性理论探析. 甘肃理论学刊, 2009(4): 第84-89页.

^⑤ 西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8年，译者导言第10页

痹，如同宗教信条式的为现代人生产躁动不安与狂热不休的情绪，推动他们乐此不疲地在各种“桥梁”上往复不止。

另一方面，语言作为一种符号体系而言，是没有任何特殊意义和价值的。但通过将各种含义甚至是毫不相干、相距甚远的含义，用相同的表达形式统摄到一起，呈现为统一的文本。在这种情况下，语言显示其高度的抽象性。各种差异性经过语言系统的转化与表达，都似乎和谐和统一了起来。而金钱也正是如此。正如西美尔所言：“金钱一视同仁地支持截然相反地生活品质，同样推动‘大相径庭的思想方向和情感方向’，就好像上帝观念可以被不同的人利用，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语法形式表达其道德偏好。”金钱能够将生活彼此间或许是尖锐对立的、遥远陌生的事物统一起来，找到它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并使其相互接触，成为“活的语言”。

（三）现代性与人类命运

出于对货币文化的如上分析，西美尔指出了现代社会中所存在的拜金主义困境：货币从一种纯粹手段和前提条件逐渐成为最终目的，对现代人的生命体验造成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而基于对货币的这样一种认识，西美尔关于货币经济对现代社会生活影响的批判形成了三重逻辑。

其一是计算感，即人与物之间的去神圣感。正如我们现代人常说的那样：“一切皆有价”，在货币逻辑统摄下的万事万物都近乎可以用金钱货币来衡量的。即使是我们以为最独特的那些价值存在，如爱情、亲情、青春、容貌，也随着现代伦理与科技的不断跃迁成为了一个有价格的东西。但这是极其危险的。人们“将整个世界变成一个算数问题，以数字公式来安置世界的每一个部分”^⑥，当一切事物都可以转化为“一串冷冰冰的数字时”，一切事物的神圣性与宝贵性也就不存在了。这势必加剧人们的功利主义倾向，并且使人更加漠视现有的一切。因为这种计算感给人们传递的暗示就在于，只要有足够的资本，任何事物都是去而复来的。但是我们知道，新欢通常并不能完全取代旧爱，新菜也难以完全复刻旧炙的美味，克隆技术的兴起实际上并无法挽回逝去的亲人，一事物最独特的价值正寓于它作为本身的存在之中。事物的存在一经毁灭，独特的价值即刻烟消云散。

其二是同质感，即物与物之间的去差异感。“中性与冷漠的金钱变成了所有价值的公分母，它彻底地掏空了事物的内核、个性、特殊价值与不可比性。在奔

^⑥ 齐美尔：时尚的哲学 [M] . 费勇、吴燕译 .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第188页

流不息的金钱溪流中，所有的事物都以相同的重力飘荡。”^⑦事物独特性的价值在此刻开始彻底不存在了。高贵的无异于低贱的，宝贵的无异于简陋的，特殊的无异于一般的。世界上所有的特殊性在此时被统一为了基于货币价值的共性。“……唯一的区别是价格的不同，而根本就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异。”^⑧

三是疏离感，即人与人之间的去依附感。在现代社会地货币经济体系下，人们的特殊性被不断“夷平”，货币经济使人与人关系中的内在维度不再必须，人与人内在情感的维系被人与金钱物质的抽象关系取代。^⑨人在社会经济关系中逐渐成为纯粹的“功能”或者“手段”，而人能创造的价值被视作一种货架上的“产品”。人只能被迫地走向物化。至此，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不再明确、不再固定，也无法体现出人身化的特征。正如同在传统社会家庭伦理关系中的“天经地义”——父母养育儿女，儿女赡养父母——也开始被社会中各式各样的育儿和养老服务所替代。

而相对于任何主体而言，一切人又都属于他的客体，一切人在此意义上与一切物毫无区别。社会关系完全客观化了。因此，这种疏离感实际上是建立在人对物的计算感和物与物的同质感的交织之中，是计算感与同质感的社会逻辑产物。在此基础上，西美尔的货币哲学完成了向人类社会与人类命运现实性关照的跃升：疏离感意味着，在现代社会中，一切客体对主体的特殊性和必要性在这一意义上都开始变得模糊了。

而建立在这种疏离感之上的，是“现代人的孤岛”。货币逻辑在给个体性与内在独立感带来广阔空间，使个体化和自由成为可能的同时，也导致了人际关系与客体事物的无差异化。这种无差异化在使人们从旧有的人身依附关系或客体依赖中（或是羁绊中）解放出来的同时，也将人们投入了无边孤独的境地。在马克思的语境中，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无差异的社会关系，势必导致人不仅无从接近“他者”，更难以认识“自我”。在这一意味上，人类获得了历史上最为深刻的一种孤独——“人群之中的孤独”——一个人只能在无差异的人山人海永无止尽地漂泊，世上再无归途。

（三）. 永恒的悲剧——“非现代的”现代人身份的构建

一般认为，西美尔笔下的现代性观点实际上与波德莱尔的现代性美学观点不谋而合：“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

^⑦ 刘小枫：《金钱·性别·生活感觉——纪念西美尔《货币哲学》问世一百周年》[J]. 开放时代 2000（5）. 第190页

^⑧ 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 第110页

^⑨ 西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8年，译者导言第10页

变。”^⑩西美尔具备的是哪些同代人无法匹敌的捕捉现代性基本体验的能力。他敏锐的觉察到“短暂的东西也是永恒的东西”，“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都是生命的总体性”，即使是最肤浅的、最转瞬即逝的表象也蕴含着能通向世界的真相与人类社会终极价值的可能。当然，这种把握现代性本质的能力不仅反映在他对现代性的实质性分析上，更反映在他碎片化的、感性的表达方式本身上。西美尔现代性的根本方法就在于将对于生活碎片的感性体验从孤立的角度中解放出来，并上升为更为广泛的整体的象征，在更宽广的情境中去寻找这种生活碎片上所附着的终极意义。这种能力被认为大部分来源于“他觉察那个时代的天分”和他“自现代主义者角度对那个时代的解释”。^⑪

也就是说，西美尔在着眼观察现代性体验以前，已经明确地感受到：他作为一名“永恒孤独的现代人”的境遇。基于此境遇，他或许在无意识中早已完成了一个现代人身份构建与精神认同。而这种身份构建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这需要我们回到西美尔对这种精神处境的历史性分析中去。

但在西美尔的著作中，历史性的描述并不常见，甚至在“他描述的任何现象中，都不存在系统性的历史分析。”^⑫这是为学界所公认的，也是西美尔的学术特征之一。但在他对尼采的阐述中，却出现了极为重要的对于历史性精神处境的分析：“……以便理解他对上述那种历史性的精神处境问题的回答，这也是我本人的出发点。”通过梳理西美尔这种有关于人类历史认识的叙述，我们可以从中发现西美尔“忧郁的奥秘”。

西美尔首先认为，我们的历史中隐藏了一种文化发展上的事实：“随着文化的不断发展，为达到某个目的，我们必须经过越来越漫长、越来越复杂、充满坎坷与曲折的道路。”^⑬在原始社会或者史前社会中，人们基于“愿望-手段-目的”三段式的逻辑去行动，手段与目的的界限非常明晰，二者也相对纯粹。但现代社会却不同，我们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极为漫长的社会链条，构建了极其复杂的社会行动逻辑。就比如货币概念的发明与介入，使得我们的生存至少形成了如“出卖劳动-获取金钱-兑换食物-维持生存”这样的目标链。并且这种目标链的环节是可以不断增殖繁衍的，似乎是有无穷生命力的。

正如同一个简单产品的生产目的，我们也可以参照工业社会中的“福特主义”将其工序不断细分，然后将工人投入不同的环节中去从而构成一个有序的整体。但正是这种整体中，高度精密复杂的工序过程与极为快速的工作节奏使得我们作

^⑩ 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M]，郭宏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⑪ 戴维·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卢晖临、周怡、李林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53页

^⑫ 戴维·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卢晖临、周怡、李林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55页

^⑬ 西美尔：《叔本华与尼采——一组演讲》，莫光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页

为其中的工人必须全神贯注地投入全部精力，才能勉强完成属于我们的一个“环节”。

而对于结构复杂、链条冗长的人类社会，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福特主义”下的一名工人？“于是，我们的意识就被牢牢地束缚在那些手段上，而赋予我们全部的行动和发展以意义和内涵地终极目的，却逐渐退出我们心灵的视域，并最终沉没。”“技术，亦即构筑文明生活的各种手段，疯长为一切努力和价值的根本内容，直至人们在一切方面都被无数行动和结构——它们都缺乏具有终极确定价值的目标——所形成的纵横交错的网络包围起来。”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无时无刻不被手段或者碎片统治，而或许我们注定只能驻足在世界的“碎片”之上。

“正是在此背景下，出现了寻求生活之最终目标的需要”^⑭

但是我们要问的是，这种现代性境遇真的是历史性的吗？或者说，这真的是我们通常理解意义上的“现代人”的精神境遇吗？

西美尔明确地给出了否定的答复。“在我们所知的世界史中，第一次将人类的精神带入这种思想境界的，似乎是我们的纪元之初的希腊-罗马文化。当时，生活的目的系统已经无比繁复，行动和思想的链条已经环节重重……似乎都萌生了对生活的目的与意义的不安的追问。”^⑮他指出，对于终极价值缺失地迷惘与恐惧——并非是现代人的专利，而早在人类纪元之初已经出现。人类的现代性遭遇是超越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的。换句话说，在历史的起点之处，“现代人”就已经完成了他们身份构建，成为了一名在“实质上”或者精神危机意义上的现代人。“……无不表明，在迷惘的生活的旷野中，世界再也找不到意义。”

而我们通常言指的现代性——理性对于世界的“去魅”——在西美尔的眼中不过是加重了现代人价值缺失的症候而已。基督教的出现固然为人们对于终极目标与价值带来了救赎，而传统基督教在近现代的破产也实然加剧了现代人对于终极目标与价值的饥渴，但是他们都不是现代性与现代人的起点，也并不对人类的现代性遭遇负有绝对的责任。

现代人的遭遇在西美尔这里至始至终不是历史性的，而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悲剧。

（四）. 结语：一种形而上学的忧郁

毫无疑问，西美尔对于人类命运的态度是悲观的、忧郁的。这种忧郁来源于他的一种形而上学认识：即使终极价值与确定目标是存在的，人类也不可能认

^⑭ 上述出现的三条引述均出自西美尔：《叔本华与尼采——一组演讲》，莫光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15页

^⑮ 同上

识。基于人类文明复杂的行动逻辑，人们只能在各种“桥梁”中往复，且必然在各色“手段”中迷失。这是人类的宿命。这样一种历史认识论，似乎与海德格尔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一切西方文明史都是步入歧途的历史。”

但与海德格尔主张“迷途知返”不同，西美尔力图通过“宗教信仰的回归与审美生活化的双重救赎和双重变奏予以克服。”^⑯他认为，这种后宗教的构建能为人类的生活再次赋予明确的目的与价值，而审美的态度和“距离”的保持则会让人从现代社会异彩纷呈的刺激与麻木中走出，成为人们避免迷失在“桥梁”之中最好的指南针。

然而这种方式能在多少程度上实现对现代性境遇的克服，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至始至终，无论是后宗教的建立还是审美态度的保持，都只不过是一种个人精神上的逃离，妄图通过精神上的构建来摆脱终极价值的缺失，却忽视了现代人最为重要的症候——孤独。孤独不纯粹是精神上的境遇，也是人类社会关系中的一种现实存在。仅仅是个人的逃离，并不能改变人与人之间孤立无援的状态。这种逃离只是虚假地解决了形而上学中的实然问题，对于应然的回答却并不完美，甚至可能加重了现代人孤独的症候，从而进一步地使人类走入“忧郁的”歧途。

^⑯ 周来顺，文化危机与双重救赎——齐美尔视域中的现代性危机理论研究. 学海, 2013(02): 第 154-162 页.

【参考文献】

- [1] 戴维·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卢晖临、周怡、李林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52-141页。
- [2] 西美尔：《叔本华与尼采——一组演讲》，莫光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 [3] 汪民安：《现代性》，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
- [4] 西美尔：《历史哲学问题——认识论随笔》，陈志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 [5] 任强、汲喆：《现代世界的思想者：齐美尔研究辑选》，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
- [6] 西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8年
- [7] 陈戎女：《西美尔与现代性》，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
- [8] 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刘小枫选编，顾仁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 [9] 赵岚：《西美尔审美现代性思想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 [10] 赵方杜，齐美尔的现代性理论探析. [J] 甘肃理论学刊，2009(4)：第84-89页.
- [11] 陈戎女，西美尔文化——现代性理论述评. [J] 学术研究，2000(02)：第107-114页.